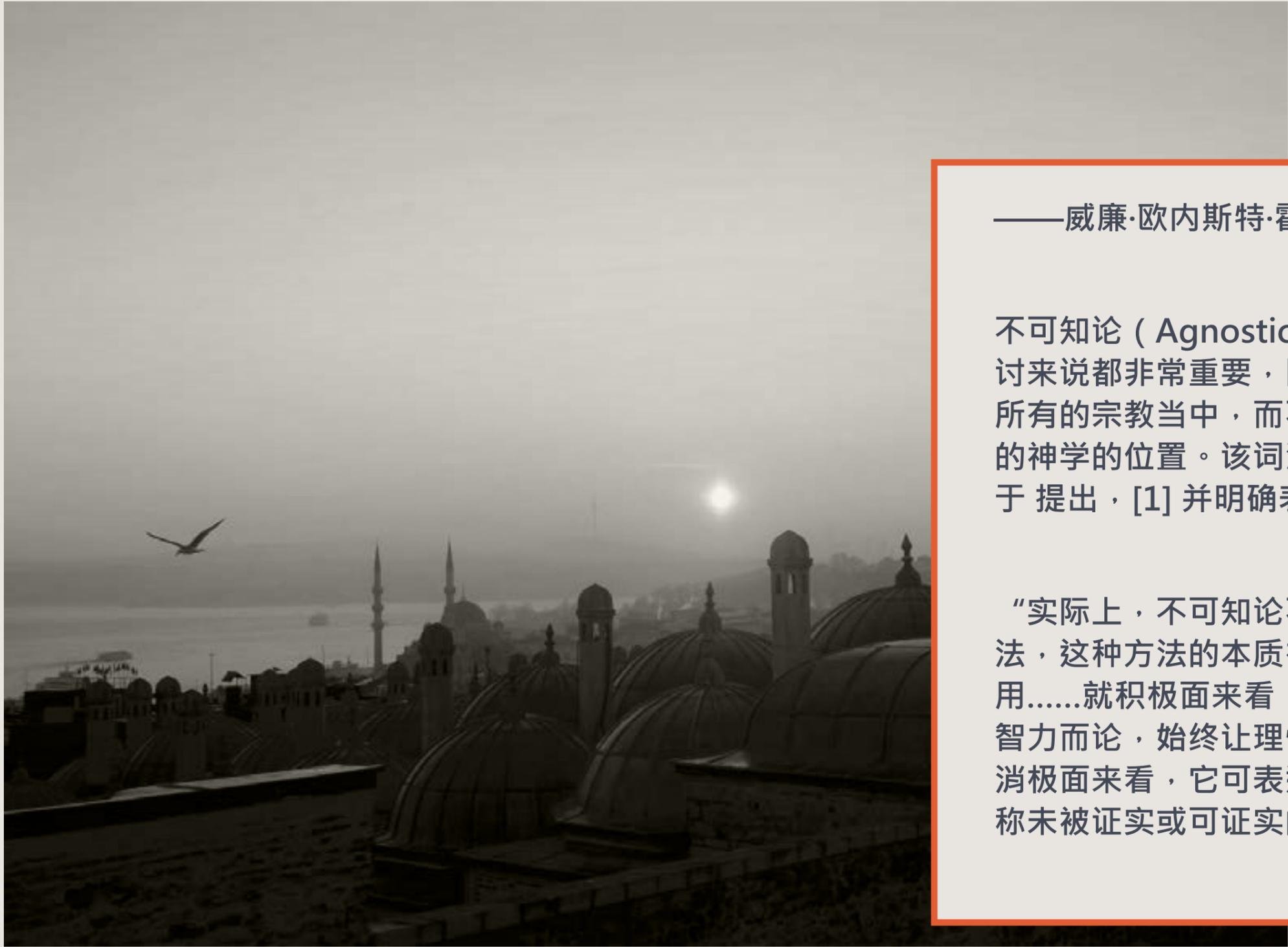




مركز صوة الصينيين  
中沙文化交流中心

# 无神论： 拒绝无可否认的

我们不可能  
摇摆捆绑在  
我们身上的  
绳索。



——威廉·欧内斯特·霍金

不可知论（Agnosticism）问题对于任何神学研讨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不可知论广泛地存在于所有的宗教当中，而不单处于一个独立的或对立的神学的位置。该词汇最初由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于提出，[1] 并明确表示：

“实际上，不可知论不是一种信条，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本质在于一个单一原则的严格应用……就积极面来看，这个原则可以表述为：就智力而论，始终让理性来引导你，心无旁顾。就消极面来看，它可表述为：就智力而论，不要伪称未被证实或可证实的结论是确定的。” [2]

就这个词本身，赫胥黎似乎是有所准备的，没有把它定义为一套宗教信仰，而是要求理性地认知，包括宗教宣称。然而，“不可知论”一词已经成为形而上学最具荒诞的词藻，并被广泛地应用。

在不同的时代，这个术语已经被各种各样的个人或群体应用，但与一定程度的虔诚、真实的宗教目的有很大的区别。对于那些还没有接触到真正的宗教信仰的求知者来说，确很极端。然而，往往许多对信仰不忠贞的人却以这一词汇来掩饰自己的无知，并试图以此合法化，从而逃避宗教信仰的责任。

“不可知论者”的现代定义：如《牛津当代英语词典》，不是完全忠于赫胥黎对这一词汇的解释，但是，它的确是对这一词汇最普遍的现代理解和用法，即：“一个人相信神的存在但不去证实。” [3]根据这个定义，不可知论者对神的观点可以应用于如一些假设的单一实体，如重力、熵、绝对零度、黑洞、心灵感应、头痛、饥饿、性欲，以及人的灵魂，而这些实体是肉眼看不见，手触摸不到的真实存在。显然，即使一些事物不能看到或不能触摸到，但也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宗教认为神的存在是真实的，而不可知论者辩护信仰的权利，但又不承认神的存在。



另外，这种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被证实的哲学理论，似乎源于爱利斯人皮浪——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哲学家，通常被公认为是“怀疑论之父”。尽管一定程度的怀疑是健康的，甚至是受到保护的，然而皮浪的这种极端怀疑却有些过火。为什么这样？因为皮浪主义逻辑上会刺激怀疑者（如一些善于思考的人）的怀疑：“你说什么都不能确知……那么，你怎么可能如此确定呢？”逻辑的敌人通过悖论编辑和哲学堆肥创造大量的混乱。一个巨大的危险是，诱惑放弃逻辑，欲望决定喜好；另一个危险是，理智扭曲扼杀感知。



赫胥黎对于“不可知论者”一词的发明，他引用了以下解释：

人类应认识到，如果这种感觉普及，顽固的批评者当苹果很多次地落在他们的头上的时候，他们只会发呆。另外，感觉在难以察觉的小置信空间（或统计分析领域的“P”价值观）希望出现更大、更高、更坚硬的苹果，这样要么在学术上说服极端怀疑者，要么简单地将

因此，通过感觉（及经验），无论是否有绝对意义上的证明，大多数人接受任何一种理论显得更为合理。因此，大多数人接受的重力、熵、绝对零度、黑洞、饥饿冲动、作家的头痛，以及读者的眼疲劳，这些事情都会促使感觉。在宗教观念中，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神的存在和人的灵魂的存在，因为造物主所创造的许多奇迹已经压倒性地见证，置信水平接近无限，以及“P价值减少至更小，甚至超过难以捉摸的最后一个Pi数字。

“各种哲学和神学都有自己的代表观点（形而上学的社会），并完全开放性地解释自己的观点；我的大多数同事都是各个不同的某某主义者；然而他们的出发点或许都是善良的、友好的，没有一个不掩饰自己的人，我也不可能不引起一些在情感上困扰和不安。而历史上再狡猾的狐狸，当他脱离陷阱后，他的尾巴会依然露出，他通常都是结伴而行的。所以，我提出了这一思想，并发明了我认为比较合适的这一称呼——‘不可知论’。” [4]

根据以上论述，“不可知论”一词的定义，只是来自于一个形而上学者圈内的现代发明。创造这个词的人把自己定义成了一个没有标签的人，类似于一只没有尾巴的狐狸——这都是一定程度的自我认知的不足。这位高傲的人留下的宗教之谜是什么？很明显，赫胥黎就像历史上许多突出的形上学者和神学家一样，无法找到一个与他的上帝的概念相符的教义类别。

综上所述，即使一个人要争辩，赫胥黎也不会超过之前无名标签之列，两个字“什么？”而古代神学再一次跳跃感觉意识。标签的神学并不意味着验证，或更有价值。如果是有价值的概念，有人怀疑早就说了——就像早在1800年前，耶稣（即先知尔撒）所教导的。然而，包括先知基督耶稣在内，似乎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消息，就是缺乏绝对证明的信仰报酬，尽管无法用自己的肉眼看到神的实体。

# 不可知论：关于赫胥黎声明的探讨



“根据赫胥黎的说法，该词有意识地与历史上早期教会诺斯底派（Gnostic）[1] 对立，有意识地反对不只是一神论和基督教，而且还有无神论和泛神论。他表示，该词替代了对神的不可忽略的至尊地位，但确信神的存在的问题是不能解释的。” [2]

无尾狐狸是在寻找“至尊的地位”吗？这么看来，而谁又能责怪他呢？这是一个艰巨的和困惑的时代——定位，很多知识分子一定很沮丧，他们认为自己缺乏的不仅是尾巴，而且还有两条后腿。依照赫胥黎的描述，实际上，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是选择基督教或什么都没有，任何思考神学困难的人都会被迫考虑宣誓加入任何一个独立的基督教社团。不可知论的这一标签的发明，毫无疑问地对应了那些在理智上对基督教教义始终怀疑的男男女女，然而神学空前尚未为这个说英语的世界呈现一种可以接受的答案。什么能使一个人才能相信神，但又不相信他或她的宗教责任？逃避是唯一的选择，因此这似乎正是赫胥黎所做的。赫胥黎创造了这一自古以来困扰人们心头的概念的词汇，从而缓解了宗教教堂的争吵和拥挤，回避了家中为此的喋喋不休。



不过,虽然该词倍受欢迎,并缓解了赫胥黎时代宗教争论的压力,但问题是“该词在今天还有价值吗?”这一概念的事实仍然存在,问题不在于这一概念是否是真实的,而是在于这一事实是否有价值。岩石是真实的,但它的价值是什么?在正常情况下,几乎就不存在。

所以,一方面,“什么?”的因素依然存在。缓解了这一听起来优雅但无可证明的神的概念问题,一个人接受和否认任何信仰制度,同时他承认神的实体不可能被证明。这种无可证明的概念能改变人对神的信仰吗?显然,这样的承认不会改变人内心中持有的信念深度。

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

一些信徒认为,他们可以支持他们的宗教或者说,神的存在是绝对的,无可争议。随着知识的增多,怀疑也不断的上升,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学者把他归于无可证明的事实。质疑和挑战,这在以前的时代,就会以异端邪说的罪名而被压制,而今却司空见惯,不得不去解答。事实上,教会面对如此问题的质疑,逻辑和经验经常导致措手不及,只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宣称:“这是神的奥秘,你只需信仰。”提问者可以作出反应:“但是我有信仰——我相信神能启示一个能回答我所有问题的宗教,”而会进一步地忠告:“照此说法,你得需要更多的信仰。”换句话说,一个人不得不停止质疑,而满足教会的路线。即使这没有任何意义,甚至经文的教导与此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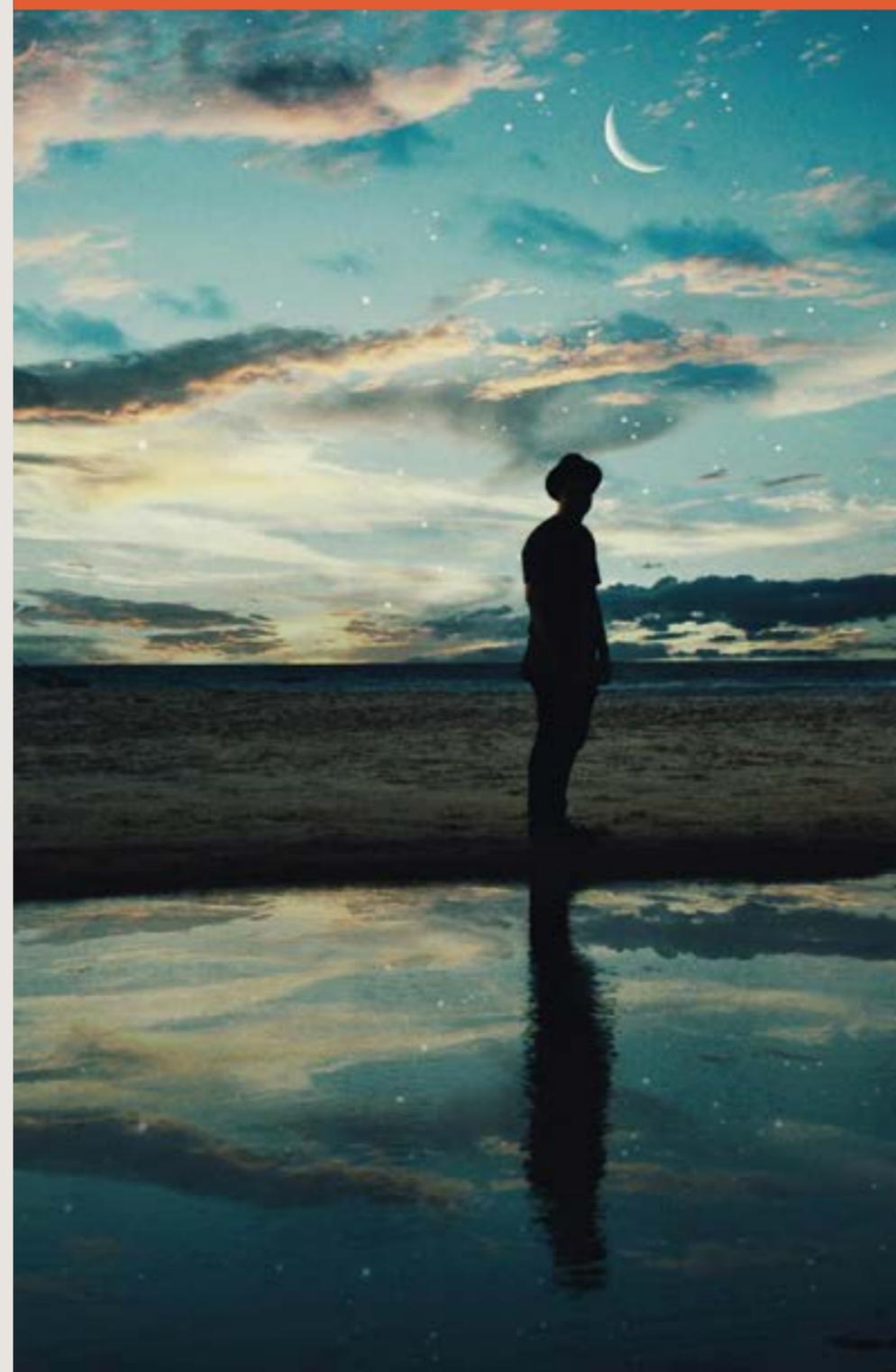
因此,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许多犹太教和基督教派别的等级制度被天启的逻辑逐退到了使他们的脚踝脱节(不能站立)、背弓(直不起腰)、手腕骨折(伸不出手)的诺斯底派思想。在早期基督教没有过多限制的,毋庸置疑,个各派别“聚集柴火,安置木桩”。情节很奇异,它似乎在说:“当然,烤箱是去年的模型。原型没有工作。事实上它们爆炸了,凡使用者都会被烧死,但我们还是将它带回来了,因为需要钱。但我们向你保证,如果你相信——我的意思是真的相信——那么我们保证你会没事的。如果它在你当面爆炸,不要责怪我们。仅仅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相信。”可悲的是,很多人不仅买它,他们还把它安放在他们的每一个孩子的旁边。

这些事情的总体计划就是,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一切知识之上的,只有牧师才能认识到,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平信徒”也是无法认识到的。几个世纪以来,“平信徒”是不允许拥有圣经的,否则将会受到不同的刑法处置直至死亡。由于这一法律限制,《圣经》在欧洲14世纪才出现了纸张制作,15世纪中叶有了印刷版。《圣经·新约》翻译成英语和德语(16世纪)之后,才被普通知识分子阅读。因此,第一次,“平信徒”开始能够阅读《圣经》(但出版和发行仍被限制了几十年),并理性地挑战经文基于个人因素而建立的教义。当这些挑战击败了教会护教论者的论据时,大多数基督教派做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事情——他们否定了近2000年的声称——教义应基于知识,而替代了通过精神的指导和因信称义的概念。特别强调的是,将其置于了所谓的无需目睹、无需思考(因此无疑)的状态。

现代的“精神”，起源于防御新教会有模拟异端邪说古代诺斯底派的“神秘的排他性”的倾向，所有回应都大同小异，如：“你就是不明白，你内心没有圣灵，不像我，”或“你只需要跟你的指路明灯——我的是平稳的、闪耀的、明亮的，而你的是星星闪闪的、暗淡的”或“耶稣不活在你心中，他在我心中。”毫无疑问，此声明呼吁每位演讲者的“只是我”的个人专有，但是如果一个人坚持这种精神的排他性的道路，那么毫无疑问，其他人会坚持幻想与现实的不同。无疑，T·H·赫胥黎很荣幸地担任了该辩论会的主席。

问题是，宣称神秘的排他性，关键是指导和拯救，神已经放弃了“未获拯救”的造物。难道神没有给予全人类平等机会的感觉，以便去认识到他的真实教导吗？凡服从他的迹象的人，将应受报酬；而那些否认他的迹象的人，将会因为他们的不感恩、否认，以及不崇拜的而受责问。

但是，不幸的是，幻想的人，由于他们的迷惑，他们很难认识到他们误解之荒谬，诺斯底派就是这种典型的代表。他们迷恋于自我满足、自助的哲学，以此来实现他们自修的虚假。很难想象，一家服务员在汤里吐口水的五星级的餐厅，其服务再雅致，演示再无可挑剔，外观和味道再好，也会无人问津的。为顾客健康着想的真理的守护者，远远胜于让顾客把疾病带回家的施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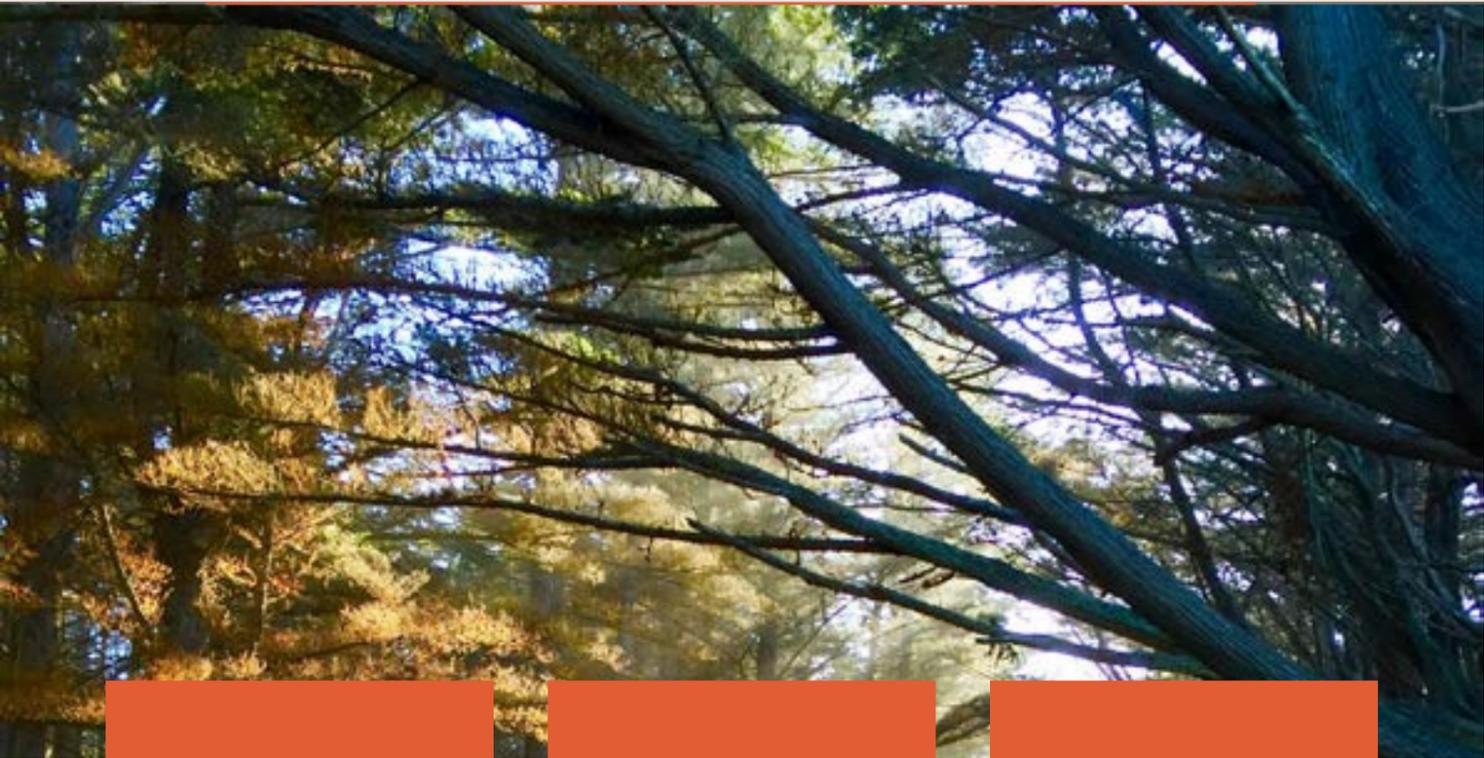


#### FOOTNOTES:

[1]第一个倡导耶稣是人不是神的群体，是由希腊文gnosis演变出来，意思是“神圣的知识”。——译者注

[2]米格尔·保罗·凯文等，第一卷，第77页。

# 不可知论：伪宗教的产物



既然许多宗教机构严格限制，那么，为什么那一时代的人还要追随遭受抨击的异端邪说诺斯底主义？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今犹太教和基督教没有逻辑防御，而承受今日经文分解的压力，这种“神秘的排他性”是对快要崩溃的教条现状的最后一搏。在大多数犹太教和基督教派别中已经发生重大的摩擦。其他迫使“相信不可知论”者，在神的存在方面坚持个人信仰，以及接近神的专门的教义，同时认为这种信仰不能客观证明。

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绝对哲学》（1829年）、赫伯特·斯宾塞的《第一项原则》（1862）奠定了这一概念的元素基础，由赫胥黎对它进行了包装和推广。

那么，不可知论的概念有价值吗？回到岩石的话题上，这些岩石只有需要的时候才有价值，不可知论对于那些觉得需要神学防御体系的人们或许有实用性。那些满足于神学终止宗教的人，而回避不可知论者的理性争论。对于其他的人们，它就是一块岩石。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会做任何事情。它就是一块无能的、不言自明的石头呆在那里，占据着形而上学的空间。

在这方面，伊斯兰教提出来饶有兴趣的思考。伊斯兰的教导（《古兰经》），之前没有英文的，直到1649年英国牧师亚历山大·罗斯根据杜立叶的法文译本转译成英语。《古兰经》的第一个英语译本，罗斯是站在基督教立场上，以反对和歪曲伊斯兰教为目的而解译的。译者在他的“致基督教徒读者”的致辞中这样写道：

“现在有许多教派和异端邪说联合起来反对真理（在此作者是指基督教），发现穆罕默德教想要聚集，我认为最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的身上充满了仇视，你们最好做好充分的准备，我希望战胜他们……你将会发现它有如此的狂暴、混乱、无理取闹、亵渎神明、言语肮脏、谎话连篇……因此，我呈现给你们的这篇译本，是由法语转译而来的，毫无怀疑，即使它有毒、受染，但宇宙的大部分腐烂的部分，都会有其解药，以证实基督教的健康性。”

此译者的偏见很明显，一个人几乎不会很惊讶地发现这种翻译深受西方意识的的影响，充满错误。乔治·赛尔出版的译本，附有译者的一篇长序。他尝试用一种新的解释，并对罗斯评述如下：

“此英文版本正是杜立叶的译本，非常的糟糕；对于译者亚历山大·罗斯，其实他完全不懂阿拉伯语，但又不十分精通法语，而在杜立叶误解的基础上又新添了大量的错误；更不用说他的语言的拙劣了，只会使书更加的荒谬。” [1]

直到1734年乔治将《古兰经》翻译成英语后，西方世界才开始比较正确地接受到《古兰经》的教导，即使他们翻译的初衷都是相同的。

乔治·赛尔的观点在致读者的前几页中就很明显，他提到：

“他们必须代表基督教的观点，要么就会人头落地，谁都会担心如此伪造所带来的危险.....但无论怎样，使用一个公正的《古兰经》译本，或许从其他方面来说是一种尊重，完全有必要从那些无知或不公平的翻译中醒悟过来，以保持原文的观点，同时也使我们更有效地揭露出它的欺骗性.....”

又说道：

“新教徒独自能够成功攻击《古兰经》；而对于他们，我相信，上天已经前定了它对它的颠覆的荣耀。”

牧师J·M·路德维尔的译本，1861年首次出版，正值科学术语意义中“东方研究”的兴起。而这是在西欧的伊斯兰意识的黎明时期，也正是这一时期，赫胥黎提出了他的不可知论的建议。

许多穆斯林可能想知道，赫胥黎生活在现在的“信息”时代，旅行便利，并能广泛地接触到世界各国的人物、文化和宗教信仰，可以完全正确、客观地看到伊斯兰的信息，那他的这种选择有什么不同吗？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一个人的作为，正如之前引述的：“我断言，如果一些伟大的力量同意让我一直认为什么是真理，怎样做去做是正确的，条件是变成一种时钟及在我每天早上醒来之前兴奋，我会立刻取消这一提议。” [2]对于这样一个人，综合的伊斯兰教义不仅能引起广泛的兴趣，而且更受欢迎。

本篇是以不可知论与其他宗教教义共存的声明开始。信徒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一神论（正统派）基督教徒认为，神的实体是可证明的，诺斯底派基督教徒认为神的“知识”注定给“属灵”的人，同时诺斯底派基督徒坚持，神的实体是无法证明的。这些不同的派别之间主要围绕的是关于神的存在证实。

同样，大多数宗教因为对信仰的求证不同而分门别类。然而，到了最后，这些派别仅仅是学术兴趣，至于怎么或为什么不改变这种信仰的存在的问题，只能归因于神怎么或者为什么要改变他的存在。

# 不可知论：很容易就满足



回想弗朗西斯·培根，他曾这样说：“只见汪洋就认为没有陆地的人，不过是拙劣的发现者。” [1] 信士们将奉劝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相信神的真实存在，无论看见与否，渴望与否，证明与否。相反的是，争论只会让人从不可否认的事实上心烦意乱，对未来美好的日子却深感遗憾，对其他的事情也极端厌恶。

很多人不需要等待审判日的拷问，因为所有的人都要面临不可逾越的信仰的考验，当面对致命的环境时，还有哪些人会本能地求助于安拉以外的主宰？虽然在这样绝望、无助的时刻很少有忠诚的承诺，但被抛弃在记忆长河里的向神承诺的誓言，仍在延续。

有谁能助纣为虐？完全不可能。认识安拉的概念，远离他的禁令。万事皆凭举意，每个人只会得到他所举意的。例如，圣奥古斯丁的悲哀祈祷：“请你赏赐我纯洁和节制。”（*Da mihi castitatem et continentiam, sed noli modo*）[2] 这是一位“圣徒”的祷告。他一方面在向神祈祷，一方面又不准备离开妓院，不愿消除他的好色之心。这是同耶稣门徒典型生活的鲜明对比，他们追随基督耶稣，而放弃今世无限的欲望追求。这等人他们放弃了尘世的优先选择，他们捕鱼为生，他们埋葬尸体。当真理来临他们的时候，不会因为个人的方便而延迟。宗教可能倾向于评论：“这些是我喜欢的那种人！”然而，更重要的理解是，那些人似乎是神喜欢的“那种人”。

当然，那是过去，这是现在。在当代，关于先知行走在水面上，医治痲疯病患者的故事，无非是叫世人追随那些有历史影响的人。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寻求神的真理，一旦认识到，就会立刻跟随，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但首先，他们必须认识到并确定它的真实性。

那么，问题是什么？仅仅是：信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现成，但（至少在表面上）从未如此困惑和虔诚受阻。大多数人随着认识的增加，不断地消除矛盾和误区，并找出宗教的真实性。真诚的搜索者会带着对各种不同信仰的怀疑，记录一定深度的经验，有些确是诙谐的邪教。大多数的教派声称是基于《圣经·旧约》或《圣经·新约》，但事实上他们都已偏离了原有启示的教诲。一段时间后，其中一个教派开始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大多都是在教义上的差别，但几乎总是源于同一个病根。大多数这样的教派已演变到了现代真的、半真（换句话说半假）的群体，及纯粹的欺骗。问题是，与虚假混合的真理如同与丑陋混合的美丽。任何一个特定的宗教，要么完全真实，要么在某种程度上不纯。既然神没有错误——即使一次也没有——如果人们不能相信启示，那他们怎么会认识到他的教诲呢？此外，许多宗教很难相信，神会在后世拷问人类对他的否认。

这个问题在听不进教诲的人的耳朵里呼啸，一个人不可能用虚假混合真理，即混合神的启示，一个人仅仅能混合美丽和丑陋，换来美丽的虚饰。各种类型的面部整容手术，能得到完美吗？有纯洁无瑕的天使之美吗？相反，最终的结果是，人性的美归根到底还是有瑕疵的。

在天启的宗教中放置即便是最微小的虚假，其结果是什么？笃信的人或许会坚持真理。但对于那些愿意追随有瑕疵的信仰的人们，他们必然会对其宗教进行整容。这些辩解者通过对教义的外科手术磨去《圣经》皮肤的疤痕，任何有洞察力的有识之士，都会很容易地认识到遗留下的错误。因此，虽然有些人会直接看到瑕疵，但他们还是试图为虚假辩解，无论怎样仍然会有许多人去盲从。

在那些选择某一种信仰的人中，许多在挫折中举起他们的双手实现了他们的目的，选择了最适合的宗教，至少没有违背。有些通过对神的心灵感应做他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还有些人沉迷于不牢固的推论中。至于因缺乏对天启信仰笃信的人成为了不可知论者，他们只追求一种内在的、个人的信仰。

拒绝信仰全能的安拉所“制定”的宗教，而宁可坚持一个不稳定的没有说服力的教义学说，只能是家庭的代代分离，加上数世纪以来的混杂文化的误导，一生偏见的宣传，使得许多西方人已经精神麻木。一方面，原始的概念、纯洁的宗教已被那些“宗教工程师”肮脏的手歪曲、腐化，而变成难以捉摸的西方意识。另一方面，许多人看到今天的很多宗教建立的根基——经典，都明显变异，最明显的是西方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圣经》。有些人可能被这种进退两难的喇叭秘诀深陷其中。还有些人深信《圣经》经文，并承认《圣经·旧约》所预言的施洗约翰、基督耶稣和一位先知的来临。同样，基督耶稣也预言，在他之后将会出现一位先知——他将会带来见证一切的事实的消息。

#### FOOTNOTES:

[1] 弗兰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第一卷，第五章。

[2]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三卷，第七章。